

论宗教与科学的认识差异及其功能互补^{*}

闵 丽

提 要：获得科学知识的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制约了科学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科学因此难以克服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比如死亡、灾难以及因此产生的恐惧、绝望心理等。而宗教在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等方面，能弥补科学的不足。因而在社会生活中，两者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闵丽，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关键词：科学 宗教 思维方法 人类生存智慧

所谓科学，即人们运用理性思维方法而获得的关于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 16—17 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及其人道主义思潮的直接产物。在价值范式从神道主义向人道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关于人生现世意义及其利益诉求逐步得到肯定。在这种背景下，经典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近代科学作为满足需求的工具或手段，逐渐从神学中分蘖并壮大起来。几百年来，科学技术极大地拓展和延伸了人在自然界中的活动空间，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满足了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但是，科学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而也就不可能遮蔽或替代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其他工具理性。

一、科学的认识方法及其有限性特点

在科学哲学论域中，近现代科学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认识方法的有限性，以及由此引起的认识广度与深度的有限性。

第一，科学方法的有限性。科学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前置性要素：认识主体（人）、认识客体（对象）以及认识方法（工具）。主体在需求驱动下选定客体，并使用一定方法获得关于客体本质及其内在规律的知识。人们之所以能够获得科学知识，其原因在于：现象界中的一切事物或现象都有其特质，彼此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和互动关系，由此呈现出事物的发展趋势及规律。这样，关于本质、秩序、运动、规律等范畴及其体系，便成为自然界的固有状态，现象界（即认识对象）被视为一个合理性的、有序的、可以被解

释的整体。换言之，现象界的本质与规律是否可知、能否被复制等问题，在科学这里得到充分肯定。但是，自然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很大程度取决于认识方法的妥当性和有效性。而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理性认识方法，主要有归纳与演绎法、证伪法、实证方法等。所谓理性认识方式，即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原则去认识、掌握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以实现认识逻辑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理性思维的特点，即尽力排除个人主观臆断，让分析、判断、推论的结果尽量贴近考察对象的性质及其规律，即实现认识内容的客观化，这是科学的一种特性及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认识内容的客观度及其主体反映客体的程度决定了科学知识自身的真理成份和使用价值。这是科学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最有效的工具理性的主要原因。

但是，科学技术仅是近现代人类的工具理性之一，它未能涵盖人类生存智慧的全部，难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因而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工具。这是因为，囿于其客观性的价值追求，科学排斥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想象、“顿悟”等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能力。由于遮蔽人的情绪及其参与能力，因而科学缺乏一种有效解释、克服人的痛苦、恐惧、哀愁等情绪问题的手段。非理性思维一旦被忽略，人便可能异化为科技和物质生产链条上的一种特殊机器。18 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的口号，亦是近现代科学对待人及其理性、非理性的基本态度。事实上，人类理解、适应或把握世界的方法，除了

理性思维方法外,尚有非理性思维方式。所谓非理性认识方法,即用情感、意志、直觉、本能、想象、“顿悟”等直观方式体会外部世界,并以此勾勒外部世界的图景,建立人与世界相处的原则或行为模式。可以说,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认识方法是古今中外诸多族群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只不过一些民族的理性精神较显著,而另一些民族思维习惯中的非理性色彩更醒目而已。这是全球范围内文明形态彼此相异的认识论根源。

第二,科学认识的有限性。经历几百年的发展,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天文学、地理等自然科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今天,物理学能把人类视野拓展到200亿光年的宇宙深处,观察到微观世界中质子、中子、介子等的70个微粒层次;人工合成生命物质、克隆技术已揭示了复制生命的奥秘;电子信息技术能提供全球信息网络化传递平台。但是,获得科学知识的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制约了科学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象及其结论都是具体的、有限的,因而即使最新科技也仍然不能改变认识内容的有限性特点:从宏观角度而言,科学认识所能达到的前沿或边界,仅仅是人类科学活动发展的一个阶段,它不可能穷尽关于无限时空范围的认识;从微观角度而言,科学认识亦无法穷尽关于微观世界中的一切微粒层次;此外,科学技术更无法帮助人类摆脱死亡、消除灾难,无法证实或计算人的精神活动(如意念与人体特异功能)所能产生的力量等。相应地,科学也就不能让人类摆脱自然的控制而获得自由,不能帮助人们克服对死亡与灾难的恐惧、迷茫,无法抹掉人们关于精神活动及其能量的臆测。这种状态证明,科学并非万能,人类尚需要其他能够解释、解决这些问题的认识方法,以安顿困惑不安的心灵并顺应现实。而宗教便具有这一功能。

二、宗教的思维方法及其对科学的弥补功能

宗教在社会功能方面能够弥补科学的不足。其原因在于,与科学不同,宗教不是以实证方法,而是在观念层面论证其信仰对象的真实性。基于信仰的宗教,因其信条的超验性特征而无法证实其内容的客观性,人们仅凭信心崇拜、服从超然力量。从这个意义而言,宗教具有浓郁的非理性思维色彩。^①而非理性思维的重要特征,即淡化客体对认识主体的制约作用、凸出思维想象和感悟空间。非理性思维有以下社会功能:首先,非理性思维不是用缜密的逻辑论证,而是以感悟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世界,直接表现为直观的

或情绪性的思维活动过程,因而能满足个人或群体情感抒发与交流的需要;其次,想望、企盼、畏惧等心理活动,蕴含着心理活动主体的价值判断选择以及为之努力的动力。而价值判断、选择作为行为主体言行的前置条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主体之间交往的方式、规则和制度的选择与设计;再次,想象、梦境、“顿悟”等非理性思维活动常能激发主体的好奇心、问题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灵感与方法,为理性认识或科学研究提供研究的对象、动力和目的。可见,作为人类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又一方法,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在特点、功能等方面具有互补性。

由于宗教具有非理性思维特征,因此也具有非理性思维所特有的社会功能:首先,情感慰藉功能。宗教能在精神层面给人们提供一种化解恐惧、无助、愤懑等情绪的方法,以抚慰受伤的心灵。由于宗教能帮助人们在精神层面显现出超人及其现实世界无法比拟的完美世界,给人提供进入诗化世界的方法和路径,因而它能帮助身处逆境中的人们树立希望、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宗教信仰中的超然力量不仅是现象界的本原性存在,而且是人的命运的审判者和裁决者。这种世界观和命定论能有效消解人们在逆境中产生的恐慌、无奈、茫然无措的感受,帮助人们明了突发性事件、灾难、死亡的必然性和终极根由,并找到顺应这一趋势的心态和对应方式,以摆脱当下事象的纷扰,获得心灵的平静。例如,“再生”、“来世”等宗教信条能弱化人们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天堂”与“地狱”、“三世轮回”等教义能满足善恶有报、义者得福、弱者有助等心理需求。其次,社会行为规范功能。什么是“好”和“坏”?其评价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人们的需求。一般而言,凡能满足个人或群体需求的事项被视为“好”,否则被称为“坏”。在宗教看来,经验世界中的具体事物是本原性存在者的衍生物,并因其短暂性、条件性和相对性而被视为“假相”,唯有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终极者才是“真实的”。由于本原性存在者是全能、全善的,具有完满性特征,并能在精神层面满足人的各种正当需求,它当然也就是“好”的、“善”的。宗教的上述观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价值评判体系,并用末日审判、天堂地狱等说教引导、规约信徒的言行。因而宗教具有行为规范功能。再次,理想社会的导向功能。诸多宗教分别设置的理想境界(如天堂、净土、涅槃、仙境等),并非信仰领域内纯学理性问题而与现实生活无关。实质上,这些理想境界分别表

达了信众在现实境况与理想境界之间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分别肯定和追求长生久视、永享极乐、平等富足等理想生活,因而特别能体现其政治理念和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态度。从这个意义而言,宗教具有社会交往模式(即制度)的价值尺度功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制度建构过程。事实上,中外历史每一次变革或转型,宗教都以某种特殊方式、或隐或显地影响着历史发展方向。最后,对理性认识和科学研究的激发功能。这是因为,宗教特有的宇宙生成论和世界观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实相或本质的解释体系和意义体系。而信仰传播者需要给受众解释一系列问题,例如,怎样理解终极力量及其创造世界的方式?怎样认识被创造的现象世界中的神的意志?等等。对此,人们要么采用逻辑证明的手段寻找答案(如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和目的论证);要么用经验实证的方法,收集整理现象界的相关资料,并加以归纳分析,在事物的性质差异性与发展规律中发现上帝的意志。在此,理性思维方法作为证明信仰真实性的主要工具,被广泛使用和深入发展。可见,宗教能激发性思维;此外,宗教(基督宗教)促成门类各异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这是因为,在宗教(基督宗教)看来,现象界是一个合理性的、有序的、可以被解释的整体。上帝创世论、因果论等基督宗教神学所注重的本质、秩序、运动等范畴,已经给出了一个自然界的预设状态和人的认识对象。在宗教(基督宗教)的启发下,人们将这一自然观从神定论领域移植到现实世界,强调现象界中一切事物或现象的特质、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互动关系,由此催生和推动了科学发展。

上述功能表明,宗教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害,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又一表现形式。人类生存智慧的高低,常常表现为认识方法的有效程度。如果说,理性思维或科学技术能通过认识和利用经验世界,以满足人类复杂多样的物质需求的话,那么,宗教能在科学未知领域建立一个终极世界,以安顿对此惶惑不安的心灵。因此,宗教和科学皆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有效方法,都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两者之间具有不可替代且能互补的社会功能。

三、结语:科学主义的后果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在极大地改善人们物质生活境况的同时,强化了人们对它的依赖,并在思想领域形成了科学主义思潮。所谓科学主义,

亦称唯科学主义,即肯定自然科学实证方法的普适性,主张将该方法广泛运用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认为实证方法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有效方法;将自然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在科学主义思潮冲击下,“科学”一词常与“正确”、“好”等词汇等同使用,科学逐渐成为占具主导地位的价值尺度,成为评判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合理性问题的标准。凡是与科学原则相悖的、或科学自身无法验证的知识,都被视为“反科学”、“伪科学”而遭到攻击。这样,与科学相向而行的宗教,自然地被冠以“愚昧”、“迷信”、“落后”而遭受讨伐,并被挤压到社会边缘。而科学主义的盛行,已经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快速发展的科学已造成社会结构与人的文化意识及其心理的断裂;科学沦为控制和操纵社会、经济、政治权力及其个人或群体心理的工具,从而导致部分人群心理功能紊乱和人格分裂;^②科技发展引起了人口激增、自然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武器等尖端科技将人类置于毁灭边缘,等等。此外,用已有科学知识去量度、裁决宗教及其未知领域,实际上只能关闭科学研究空间,切断科学研究与未知事物之间的指向性关系,科学因此丧失开放性、前沿性、超越性等基本特征。那样,曾经是“科学”的认识,也会随着认识对象自身的渐变或质变而丧失其客观性、准确性,并沦为谬误。可见,过度夸大、依赖理性和科学,否定宗教等其他把握世界的方式,那么,这种唯科学主义价值体系只能将人类引向毁灭。这样,科学发展便走向自己初始目的(即满足了人的现实需求)的反面。

以上论证说明,科学并非万能,宗教并不愚昧。在对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坚持“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原则,肯定两者之间平行与功能互补关系,终结两者相互诋毁的历史。这样,人类生存智慧才能得到充分显现。

(责任编辑:和光)

* 该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重大项目(编号:2009JJJD730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5BZJ015)、四川大学 2008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在各大宗教内部,亦不排斥理性思维方法,如基督教关于上帝存在的逻辑论证、佛教中的思辨哲学;此外,宗教是人在宇宙中安身立命的有效工具。从这个角度而言,宗教的存在亦是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② 《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第 985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